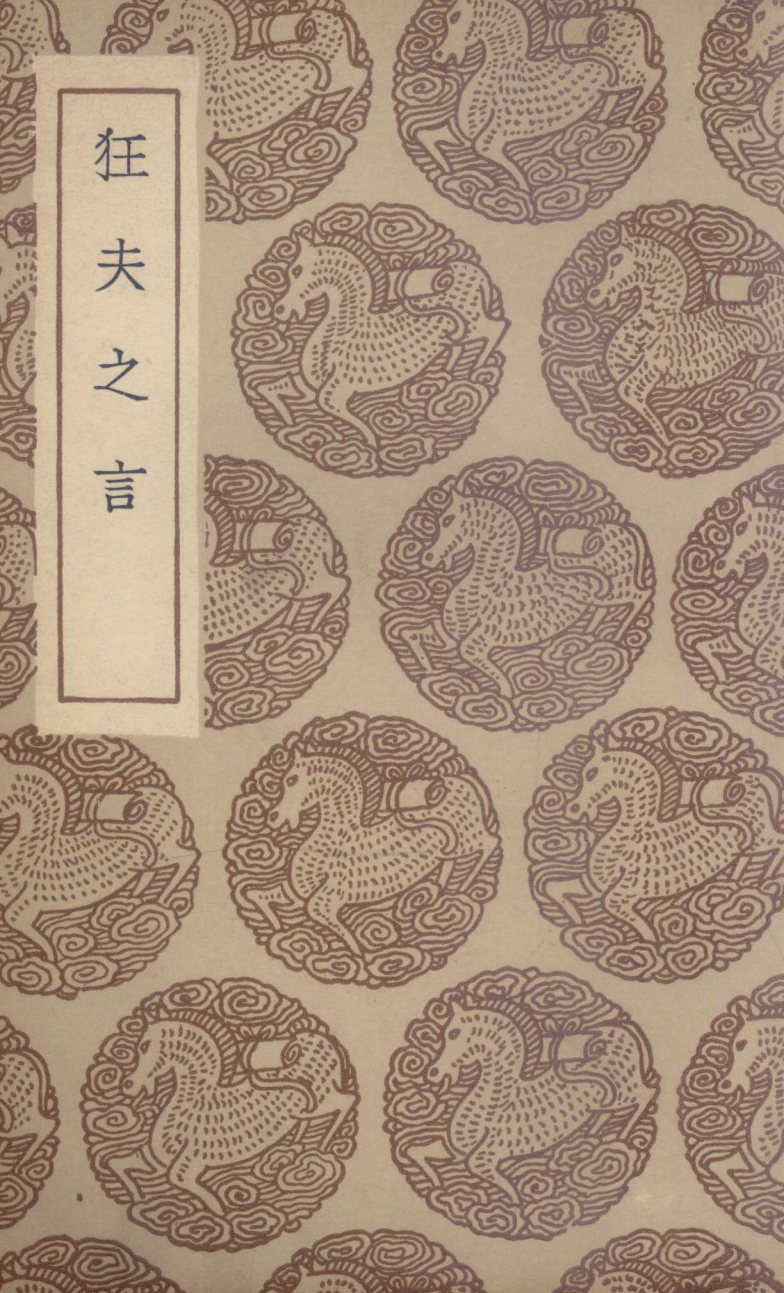


狂夫之言





狂 夫 之 言

陳 繼 儒 著

編主五雲王

編初成集書叢

言 之 夫 狂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

著 者 陳 繼 儒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章

狂夫之言卷一

華亭陳繼儒著

黃石公。龐德公。老子之徒也。子房。人傑也。黃石公以進履折之曰。孺子可教。孔明臥龍也。每見龐德公拜於床下。初不令止。仲尼聖人也。老子曰。子去子之驕氣。與子淫態。黃石公降一子房而隱穀城。龐德公降一孔明而隱鹿門。老子降一仲尼而隱流沙。蓋名遂則身退矣。是射馬禽王之法也。故曰。二公者。老子之徒也。

博浪一槌。張子房不必論。卽始皇大索十日卽止。亦自有英雄收放處。若使日日捕賊。終始不出。則秦天子與縣伯州尉何異。豈足稱聖人之威哉。茅山婁道人云。盧仝茶歌。飲到七椀。自然當有箇結局。不然此詩無了期矣。始皇極寵悍人。卻得此意。故其威不衰。

唐元徵狀元云。今天下有三事沒處法。燕都中士大夫得病無良醫。秦晉人種田無時雨。三吳縉紳子弟讀書無家教。一味但靠天耳。余因思無醫則保養。無雨則穿渠。無家教則慎擇交游。此便是沒處法中處法也。

易之諸爻。安排一定而不可易。非易也。數也。觀其占之吉凶。而以時消息焉。此真易也。其理則在我者也。故善易者。求易之理於我。而不求易于數。理變而數亦與之俱變矣。此以義立命。而以人勝天之說也。顏子居陋巷。一簞食。一瓢飲。孔子賢之。非賢其安貧樂道也。安貧樂道。獨行苦節之士皆能之。何足以難。

顏子。顏子王佐才也。簞瓢陋巷中。却深藏一箇王佐。當是時。不特仲由子貢諸儕輩拉他不去。卽其師孔子。棲棲皇皇。何等急于救世。而顏子只是端居不動。而且有以身諷孔子之意。其後孔子倦于轍環。亦覺得陋巷的無此勞攘。厄于絕糧。亦覺得簞瓢的無此困頓。又其後居夷浮海。畢竟無聊。原歸宿到蔬水曲肱地位。而後知顏子之早年道眼清徹耳。所以有感而三歎其賢也。古人云。智與師齊。減師半德。智過于師。乃堪傳授。其顏氏之謂耶。故終日不違。不見他如愚。惟于簞瓢陋巷時味之。絕不露王佐伎倆。亦絕不露三十歲少年圭角。至此方見得顏子如愚氣象。

或曰。仁者壽。而顏子夭。何與。余答曰。顏子太老成。當三十之年。正當發散。而件件務在收斂。春行冬令。所以早凋。又問曰。以顏子之賢。進無功業。退無著述。何與。余曰。張儀有云。蘇君之時。儀何敢言。況孔子在乎。雖然。春秋有孔子。是天地無限靈秀之氣。生他出來。山東一隅。地有幾許大。卻又出一顏子。此應是餘氣所生也。餘氣豈能做得功業。文章。摠能做得。亦不過剩水殘山而已。故有堯舜之父。而遂有不肖之丹朱。商均有孔子之父。而遂有先卒之伯魚。大要坐在氣薄耳。惟文王父子。最爲濟美。然管蔡之流言。武王之太伯。周公之東征。皆無復淳氣之守。蓋大地既生文王。則餘子亦不免駁雜矣。況其他哉。大塊之上。必無嘉苗。松柏之下。必無茂草。顏孔同時。幸亦在此。不幸亦在此。

東坡云。上可以陪玉皇大帝。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。自以爲至矣。然尙不如至人之入鳥不亂行。入獸不亂羣者。入鳥不亂行。入獸不亂羣。此亦自以爲至矣。然又不如菩薩向異類中行。化度設法者。故雞羣之

鶴。豈同大海之鵬。大海之鵬。豈望九霄之鳳。

狡兔死。走狗烹。敵國破。謀臣亡。自古鮮有脫此局者。蓋亦有故。大抵謀臣中王佐最少。雜伯者最多。陽施

陰翕之謀。躡足附耳之態。一時雖若效忠其君。未有不貌屈而心醜之者。豈惟醜之。抑且懼之矣。富室之

構訟也。惟恐訟師之不力也。及其勝也。惟恐訟師之不去也。重耳反國。子犯曰。臣負羈縻。從君巡天下。臣

之罪甚多矣。臣猶知之。而況君乎。請由此亡。范蠡之辭勾踐也。亦曰。主辱臣死。請從會稽之誅。二公之決

于一去者。非獨爲其君之慘刻。亦覺平日有自納敗闕處也。武侯處先後主。鄴侯處肅代。每事正而不譎。

固由其天資粹美。心事純白。然早已算到此矣。故善謀國者。寧使人以正見憚。無使人以譎見猜。

管仲嘗曰。吾始困時。與鮑叔賈分財利。自多與。鮑叔不以我爲貪。知我貧也。吾嘗與鮑叔謀事。而更窮困。

鮑叔不以我爲愚。知時有利有不利也。吾嘗三仕三見逐。鮑叔不以我爲不肖。知我不遭時也。吾嘗三戰

三走。鮑叔不以我爲怯。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糾敗。召忽死之。吾嘗幽囚受辱。鮑叔不以爲無恥。知我不著

小節。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。生我者父母。知我者鮑子也。管仲相。凡內修政事。外連諸侯。桓公必質之

鮑叔。鮑叔曰。公必行夷吾之言。公乃行之。夫鮑叔之于管仲。不惟知之。又從而薦之。不惟薦之。又從而左

右之。交游中感恩知己。孰有過于仲者。及仲寢疾。桓公往問之曰。仲父不幸。而不起此疾。彼政我將安移

之。仲未對。公且問鮑叔之爲人。對曰。鮑叔君子也。千乘之國。不以其道予之。不受也。雖然。其爲人好善而

惡惡已甚。見一惡終身不忘。不可以爲政。鮑叔之待管仲如此。管仲之待鮑叔如彼。正所以護鮑叔之短。

而保鮑叔之令名也。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，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。是兩人者，真相知也。曹參微時，與蕭何善，及爲宰相，有隙。至何且死，推賢惟參，參聞之，亦告人趣治行。吾且入相，使者果召參，參去屬其後相，悉遵何約束，無所變更。此二人事，雖與管仲相反，而其相知實相類。

張江陵以猛爲政，其後繼之者，劑猛而爲寬。數年以來，相權旁落，幾不復振。鮑叔一齊大夫，識見卻甚高，其薦管仲也，曰：「臣之所不如夷吾者，治國不失其柄，只此一句，便得相天下的肯綮。」門生問余曰：「如何能不失國柄？」余曰：「劉先主託孤孔明曰：『若其不才，君自取之。』此言極可爲猜險之本。孫盛云：『賴諸葛威略，足以檢衛異端。』故使異同之心，無由自起耳。此不失國柄之一事也，他可類見。」

荆石王公云：「往過松江，見陸平翁，偶談及春秋，因問春秋道名分，而孔子不斥管仲，卽論語亦然。此是何意？」平翁云：「節義特學問中一件事，故聖門不甚及之。此語尙未了然。」余曰：「管仲之于子糾，不當以君臣名分律之。子糾小白，皆齊襄之公子耳。若以公子糾爲君，則當時置周襄王于何地？故管仲旣歸小白之後，劈頭主意，便欲尊周室，要見周天子尙在，則公子糾不得爲君。公子糾不得爲君，則管仲亦不得爲忘君而事仇也。其尊周之意想如此。若挾天子以令諸侯，猶是管仲第二念。」

如何是獨樂樂？曰：「無事此靜坐。」一日是兩日，如何是與人樂樂？曰：「與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。」如何是與衆樂樂？曰：「此中空洞原無物，何止容卿數百人。」

巧矣哉！管仲之服楚也，曰：「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：『五侯九伯，汝實征之。』以夾輔周室，賜我先君履，東至

于海。西至于河。南至于穆陵。北至于無棣。爾貢苞茅不入。王祭不共。無以縮酒。寡人是徵。昭王南征而不復。寡人是問。蓋昭王之事。大大則難當。苞茅之事。小小則易受。所以楚子遂曰。貢之不入。寡人之罪也。敢不共給。蓋不知不覺。賺入管仲術中。管仲但須得此一句。便裝成服楚極大題目。楚服而諸侯響應矣。俗儒遂以此舉爲尊周攘夷。仲而有靈。寧不失笑。

伍子胥曰。我必覆楚。申包胥亦不復阻遏他。任他自覆去。申包胥曰。我必復楚。伍子胥亦不復隄防他。任他自復去。大丈夫心事。光明磊落。無不可以對人言者。此二公是也。余讀史至此。真如食哀家梨。爽口之甚。然爲子胥難。爲包胥易。子胥鞭平王之尸。辱楚王之宮。志行仇雪。其漫天塞地之氣。至此一滴無餘矣。此不必包胥借兵。人人可以破吳。包胥特乘其強弩之末。以張振蒙之勢耳。包胥之奇。奇在秦庭痛哭。又奇在復楚逃賞。如子胥報仇之後。但欠一死。若即時自刎。以從父兄于地下。則古今尙有哀而憐之者。雖然。子胥恩仇分明人也。既借吳以報楚。獨不留一死以報吳哉。

昔道士侯道華喜讀書。或問其意。答曰。天上無凡俗神仙。後果騰舉而去。呂洞賓陳搏賀元。施肩吾皆本書生。宋譙定雍孝。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。定百二十餘歲。故在青城山中採藥。人有見之者。讀易尙不輟也。黃山谷嘗云。子弟諸病皆可醫。惟俗不可醫。余謂神仙不讀書。亦是一箇俗漢。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。

曹公爲人。佻易無威重。好音樂。倡優在側。嘗以日達夕。被服輕綃。身自佩小鞶囊。以盛手巾細物。時或冠

幘帽以見賓客。每與談論。戲弄言詞。盡無所隱。及懽悅大笑。至以頭沒杯案中。肴饌皆沾汙巾幘。吾鄉何玄朗嘗與趙大周閒論。偶及之。大周曰。獅子是我西方之獸。終日跳擲。無一刻暫休。蓋其猛烈之氣。不得舒耳。故與之毬。以有耗其氣。遂終日弄毬。忘其跳擲。曹公之舉動輕躁。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。不得舒也。其亦可謂善論古人者矣。

問安成君果用李左車。韓信成擒乎。抑信別有處也。予曰。不然。左車設策。而韓信使人間視。知其不用。此便是大滲漏處。則信破之必矣。韓信折節李左車。卻是從跨下得力來。

嘗問小兒輩。韓信如何是人傑。曰。看他登壇數語。又問如何是登壇妙處。不能答。夫沛公之爲漢王也。項羽以巴蜀道險。秦遷人皆居之。乃曰。巴蜀亦關中也。以示不負三分關中之約。其實封閉他在一處。使章邯以四十萬兵。扎住漢口。不容漢王有出頭地。當時蕭何無策。曰。屈一人之下者。伸于萬人之上。但能勸漢王入。亦不能使漢王出。張子房亦無策。惟燒絕棧道而已。但能防項王入。亦不能使漢王出。韓信走來。卻自不同。曰。項王詐坑秦降卒四十餘萬。唯邯欣翳獨免。秦怨此三人。痛入骨髓。夫信料漢中可出。乃在章邯輩看來。料章邯輩可破。乃在三人獨免。秦父兄怨入骨髓。處看來。自是漢王遂部署諸將。留蕭何收巴蜀租稅。給軍糧食。八月從故道出。章邯迎戰敗走。王遂至咸陽。此一條出路。卻是韓信走來。打開的。蕭何子房皆思量不到。安得不並稱三傑。至于囊沙背水。木罌渡軍之類。特是兵法中巧事。還是眼力識見不可及。

信之亡也。蕭何之追也。或兩人商量合做的。漢王嫚罵呼大將如小兒。信不逃。何不追。不能激得他築壇。此理似亦有之。然韓信蕭何與語便大奇之。則蕭何鼻孔繩索。已在韓信手中。信走不怕蕭何不追。他何必弄此詭譎。以丞相而追韓信。築壇所拜。非信而誰。一軍皆驚。畢竟是太史公裝點形容之語也。但不知蕭何與語大奇者。是何等說話。決不就是登壇數語。惜太史公失載。可恨。

孔子夢周公。尙是耳中鳴磬。眼中金屑也。直到不夢見周公。便是一齊放下。所謂去年貧未是貧。今年貧始是貧耳。文中子有疾。召薛收謂曰。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。乃寢而終。吾朝吳與弼亦云。夢見孔子。議者謂其墮落魔境。乃知孔子云吾衰。非是真衰。正到大休歇處矣。至人無夢。愚人亦無夢。以愚人而造至人甚難。以至人而還造愚人。亦甚不易也。

或問于余曰。孔明亦有失處。東結孫吳。西攻曹操。此定局也。雲長守荊州時。權遣使爲子求婚。雲長罵辱其使。不許婚。權大怒。遂有白衣搖櫓之禍。孔明此處少調停。此一失也。治蜀時。不置史官。文獻闕略。此二失也。嘗薦姜維于蔣琬曰。姜伯約忠勤時事。思慮精密。又曰。伯約甚敏于軍事。既有膽義。深解兵意。此人存心漢室。而苦無人教軍事。嘗遣詣宮觀見主上。後姜維以此自恃。每欲興舉大事。卒至漢亡。此三失也。後主愛宦人黃皓。皓便嬖慧佞。孔明不能屏之使去。此四失也。余應曰。此係君讀史不熟耳。雲長在荊州時。孔明方鎮守成都。相去幾千里。孫權倉卒求婚。孔明豈能照點得及。孔明嘗與法正劉巴李嚴伊籍共造蜀科。當必念及史官一事。況平日所至。營壘井竈。圍囹藩籬障塞。皆應繩墨。如此瑣碎。尙且周到。史官

安得獨闕。想蜀亡之後。收圖籍者無人。遂至廢失。據孔明文集有二十四篇。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。今一字不見。則蜀史可知矣。姜維之才。自琬禕之後。實鮮其比。維本羈旅託國。每見黃皓恣擅。啓後主殺之。後主曰。皓奔走小臣耳。何足介意。維見皓枝附葉連。懼于失言。遜詞而出。而皓亦欲廢維。維以此亦危懼。累年出征。不復還成都。一以伸討賊之義。一以避黃皓之讒。孔明六出祁山。亦是此意。然而不復剪去黃皓者。又有妙處。蓋孔明當先主託孤時。其不才自取之語。孔明已負不安。若黃皓一宦官耳。卻又與之惱噪。必除之而後已。後主不懼則疑。故出師之後。但以駕馭事付之董允。允常數責于皓。皓畏允不敢爲非。終允之世。皓位不過黃門。然後主尙不能忘于允。曰。嘗見董允切齒黃皓。我嘗恨之。則其情事可知矣。孔明所以放他一路。不惟得相臣大體。卽吳魏之反間。黃皓之傾危。不得而入也。看來孔明何嘗有失。君請熟讀史自見耳。

文章自三代而後。秦漢最稱簡古。惟治安策。天人策。壘壘凡數百萬言。漢人長文章。自賈誼董仲舒作俑始。漢武帝東帛加璧。安車駟馬迎申公。旣至。問治亂之事。申公但曰。爲治不在多言。顧力行何如耳。太史公序云。上方好文辭。見申公對默然。申公此時八十餘。識見老成。此言不獨救武帝好文辭。且欲救董賈文章之多也。康王命畢公曰。辭尙體要。上之諭俗且然。而況人臣之章奏乎。章奏至數百萬言。卽儒生讀之。口燥舌沸而不能止。天子一日萬幾。其難又可知矣。武宗時。韓公文欲攻劉瑾。而屬李夢陽具奏草。曰。毋文。文覽弗省也。毋多。多覽弗竟也。此言極得告君之體。故觀申公老人一言。覺董賈文章尙有少年氣。

習。

燕人有惡樊噲黨于呂氏。曰：宮車晏駕，將盡滅趙王如意之屬。漢高大怒，詔平勃斬樊噲。平勃計曰：噲帝之故人也，功多有親且貴，今以忿怒欲斬之，恐後悔。令囚而致上，乃召噲，接載檻車，傳詣長安。平之不斬樊噲，非爲漢高實怕呂氏。大事記曰：春，族淮陰，夏，誅彭越，皆呂氏計。漢高病，呂后專，欲以事誅異姓王及大功臣，遂稱病不行。語頗洩，盧綰之反也。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，其命雖出于高帝，實以呂后椒房之威也。噲以呂氏女弟呂類爲婦，生子伉，比諸將尤最親。噲既黨于呂氏，若噲死，呂后能忘報于平乎？平嘗對高帝云：項王不能信人，其所任愛，非諸項，卽妻之昆弟。帝用樊噲，卻犯陳平此語。平以是不敢斬噲。然項王用諸項，亦是六國風氣，如齊之田忌、田嬰、田文，韓之公仲、公叔，趙之奉陽、平原君，魏之無忌，皆公族也。項王沿習此風，故悉用諸項。孰料項伯之有外心乎？諸項中唯項伯最著，而餘皆不載姓名。史但云：諸項氏枝屬皆不誅，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，賜以國姓而已。漢王族甚微，僅一戛羹侯兄而不用，用樊噲未幾，又欲斬之，得無有感于陳平所謂項王任愛妻昆弟之一言乎？故以斬噲示公，不然何不命他人而獨命平也？此平之所以愈不斬也。

余嘗看項羽規模格局，也不是端冕凝旒南面的人，又不是垂紳正笏北面的人，所謂一將有餘而萬乘不足，其亦易之乾卦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者乎？究竟只好成一霸王耳。

杜子美依劍南嚴武，嚴武辟爲參謀。杜子美有遣悶詩呈武云：束縛酬知己，蹉跎效小忠。桓公謂孟嘉云：

人不可以無勢。我乃能駕馭卿。若杜子美與孟嘉。是皆有所不得已也。余獨不然。最喜誦南宋陳仲微二語。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。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。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。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豪。

狂夫之言卷二

漢王待九江王布踞洗召之。已又供帳如王者。蘇老泉謂漢王能顛倒豪傑。劉元城云。碁中有一事。昔有低碁曰。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。便裂地而封之。其後景凡有所需。輒痛剝抑之。故景反而梁亡。此後着爲先着也。又有高碁曰。漢高帝方黔布以窮來歸。故洗足不起。以挫其銳。布欲自殺。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。則又大喜過望。此識先後着也。二公立論甚妙。而實不然。昔隨何說布。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。未敢泄也。楚使者在。方急責英布發兵。隨何直入。坐楚使者上曰。九江王已歸漢。楚何以得發兵。布愕然。楚使者起。何因說布曰。事已構。可遂殺楚使者。無使歸。而疾走漢并力。布曰。如使者教。于是殺使者。因起兵攻楚。楚使龍且擊破布軍。布欲引兵走漢。恐楚王殺之。遂間行與何俱歸漢。夫旣殺楚使。又與楚戰。又避楚間道來歸。此時情勢。布必無還楚之理。故帝踞洗時。遂以踞洗見布。布雖大怒。怕他走到那裏去。非漢王故意傲布。實算得布不得不就漢也。其後帳御飲食。從官之盛。此招徠遠人之常事。何足爲顛倒豪傑。況踞洗亦是漢高謾罵故態。亦是豁達大度之一節。何暇思及先後着來。

項羽欲烹漢太公。漢高帝曰。我翁卽若翁。若欲烹而翁。願分我一杯羹。太公以此歸漢。吾朝正統土木之變。英宗陷虜。虜人挾之以邀我。如徽欽故事。于忠肅曰。社稷爲重。君爲輕。失一君復立一君矣。英宗以此歸國。今人旣知忌于忠肅之功。則不得極口抵漢高之忍。余讀書橋李南湖園中。每飯必施鳥食。而童子

遂于施食處。張羅樹間以待之。余笑謂門生云。燧人氏教民火食。而秦始皇遂以之烹儒焚書。閹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于寺壁之上。蓋將化導愚頑。而酷吏倣其刑具。以恣羅織鍛鍊之助。自古好事。嘗被惡人弄壞。卽鳥食一件。所施未幾。而童子之殺心動矣。善乎古人之言曰。好事不如無。

天地間有一大帳簿。古史舊帳簿也。今史新帳簿也。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。父師失教。專以時文課之。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。所以往往有攢眉讐書之苦。若教之讀史。以聰明俊慧之資。遇可喜可愕之事。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。治亂得失。人才邪正。是非之源流。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。則眼力自然高明。以古人印證今人。以古方參治今病。則膽力自然穩實。曉暢大局。面大機括。大議論。大文章。則筆力自然宏達。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閣。其有質者。反教之讀子書佛書。卽粗粗問他作子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。已茫然不曉。況能得子佛之精髓乎。余嘗語子弟。無論綱目二十一史。卽一部通鑑。乃是萬卷書之關津。若未曾過得此關。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。或讀之而不能解。解之而不竟。竟之而不能徹。首徹尾者。皆坐史不熟也。此舊帳簿不可無也。內外有司。各有職守。而文官獨若無所事事。宜遵祖宗法。勅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。各管一類。據事直書。不須立論褒貶。仍于紙尾書某官某人記之。藏之匱櫝。以待纂述。庶因紀錄之間。亦得練習政事。他日任用。不致杜撰鹵莽。是于修職之中。寓養才之意。若謂館局儲養異才。不煩以語言文字。則未免以光陰志氣。擲于交際詩酒之間。卽有意講求典故者。恐同儕猜異。只得隨行逐隊。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。及至團局修史。亦不過掇拾完書。無暇聚頭磕膝。

仔細討論。宰相須用讀書人。竟成虛語。此新帳簿不可無也。又有講學老先生。專意六經。而以讀史爲玩物喪志。亦恐非得中之論。昔伊川先生。几案間無他帙。惟印行唐鑑一部。朱晦菴先生云。病中信手亂抽。得通鑑一兩卷看。正值難處置處。不覺骨寒毛聳。心膽墮地。向來只作文字看過。全不自覺。真是枉讀了他。古人書前輩何嘗不留心史學。今史官不編史。子弟不讀史。新帳簿舊帳簿皆置之高閣。豈不可歎。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。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。史官是寫帳簿的人。寫得明白。算得明白。管得明白。而天下國家事。瞭若指掌矣。故曰。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。

婁敬之才。不如三傑。當三傑戰勝攻取之時。藏匿一處。不敢與之並爭功名。即使與之並爭功名。婁敬亦無下手地。直待誅秦滅項。事事結局。冷眼覷着。只有建都一事未定。從容談笑。便以都關中說高帝。蓋高帝昔年見咸陽宮室。歎曰。大丈夫當如此矣。天下已定。帝之意無日不在關中。敬窺見高帝此意。故一說而入。卽日西行。拜敬郎中。號奉春君。夫三傑取功名于干戈擾攘之中。也只封得一箇侯。婁敬取功名于干戈平定之時。片語立談。也封一箇侯。若敬者不傷氣。不煩手。其亦得審局之巧者與。至于謁見漢高。一節。亦是使人不得不應之着。初敬脫輓轡。衣毛裘。見齊人虞將軍。願見上。言使事。虞將軍欲與之鮮衣。婁敬曰。衣帛衣帛見。衣褐衣褐見。終不聽易衣。於是虞將軍入言上。上召見。賜對。大抵倉卒不能自達。是用世人一大病。敬欲自達于倉卒之頃。故衣褐方表突兀。不如是虞將軍亦不言。帝亦不復召矣。三國時。彭業欲納說先主。乃往見龐統。統與業非故人。又適有賓客。業徑上統床臥。謂統曰。頃客罷。當與卿善談。

統客既罷。往就業坐。業又先責統食。然後共語。因留信宿。至于經日。統大善之。遂致之先主。業之登床。卽敬之衣褐也。業之因龐統而見先主。卽敬之因虞將軍而見漢高也。後李元忠飲酒割炙。從車上彈琵琶。以見齊神武。亦用此法。大抵皆自英雄倉卒自遠處。所謂使人不得不應之着也。

余于丁酉築臺小崑山之陰。是歲山寺俄有二祥。稿木蒸芝。插竹布葉。縑素見聞。嘆未曾有。無何董玄宰氏和合北藏至山。則瑞芝靈竹之兆報于斯焉。余自是入草堂。童子不復負攜故笈。每當清晨良夜。老雨苦風。拂函展籤。作而歎曰。西方之書。其容已乎。宗教易之髓也。譯受書之法也。偈讚詩之叶也。戒律禮之衛也。果報春秋之賞罰也。甚矣佛氏之能輔經而行也。其輔經者。以輔世也。西方之書。其容已乎。然則佛藏之必後六經而興者何。嘻。祖龍生。文字燼。古今之聖言寥寥矣。是故垂漢明而竺乾之傳遂出。今其多至六千餘卷。不列藏者尤不可勝計。比之儒林之經史子集。殆將倍蓰過之。何言之昌也。天其或者以此補秦刼之遺灰與。乃命繕寫經目。以示子孫。剪俗儒之故聞。裁神聖之種智。倘有毀大乘。訾正法者。姑語之曰。一切諸佛。其若古先輩視也。一切諸經。其若古異書視也。則亦庶乎可以存而論。論而議矣。

余于大明三藏聖教目錄。抄旣已。序而藏之矣。已于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。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錄六卷。又得武周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。而僞經之目附焉。夫月印印水。水水相同。心印印經。經經相似。今前寫後譯。私增僞滅。蘭草混于束薪。鳳鳥雜于鳴鳩。是非頗謬。一至此乎。然而且有疑焉。武曌佛氏之所訶也。戕殺國母。及君之子三人。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。次及大臣數百家。其刺史郎將以下不